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白 夜

李 桅 译

白 夜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 桅 译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БЕЛЫЕ НОЧИ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年版本译出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编辑 刘微亮

白 夜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 桅 译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5 字数49,000

1982年1月第一版

198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33,000

统一书号: 10103·255

定 价: 0.2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它通过几个年轻人在爱情上的纠葛，歌颂了纯真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

白 夜

感伤小说

——引自一位幻想家的回忆

……也许，他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只是为
了刹那间在你的心灵中占据一席位置？

……①

伊·屠格涅夫

①引自屠格涅夫的短诗《小花》。引文不完全准确。引文的原文是：
Иль был он создан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быть хотя мгновенье
В соседстве сердца твоего? 而屠格涅夫短诗原文则是：

Знать, он был создан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быть одно мгновенье

В соседстве сердца твоего.

很明显，引文中除了有意识地换用了一个标点符号外，还出现三处错误：

(1) Знать 错为 Иль；(2) одно 错为 хотя；(3) он был 错为 был он，语序颠倒。

第 一 夜

那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夜！啊，亲爱的读者，这样的夜也许只会出现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星星闪烁，天宇晶莹，当你凝视着它的时候，不由得要问自己：难道在这样的天空下面竟会住着各式各样好发怒的和爱胡闹的任性的人们？亲爱的读者，这样的问题当然提得太幼稚了，非常幼稚，可是用这种问题来骚扰您的灵魂的，恰恰是天上的主……说到那些胡闹任性和各式各样好发怒的先生们，我不能不回想起那一天我自己那种堪称良善的行为。打一清早起，一种可怕的忧郁就开始折磨我，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孤独，一切都离开了我，一切都抛弃了我……。当然，所有的人都有权问：这所谓的一切指的是谁？因为，打从我住在彼得堡起，已经整整八年时间，却还没有一个熟识的人。但对我说来，熟识的人有什么用？没有它们我倒熟悉了整个彼得堡；谁曾想到突然间整个彼得堡的人都拔起腿跑到郊外别墅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一切都抛弃了我的缘故。我感到自己孤单得可怕，整整三天在城里面徘徊踟蹰，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不管是去涅瓦河，去花园，还是沿着河边来回徜徉，——都未碰上一个整年来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经常碰到的人。当然，这些人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他们。不光认识，还觉得挺亲哩；我几乎把他们的脸孔都仔细琢磨过——当他们春风满面时，我就感到快活，当他们愁眉不展时，我也郁郁不

欢。我还差点跟一位老人建立了友谊；在芬坦卡附近，在固定时间内，我和这位老人天天碰面。他那神情，庄重中夹着沉思；嘴里总在嘟嘟囔囔地低声说着什么，右手拄着一根带金镶头的多节拐杖，左手不停地挥动着。他也同样注意到我，甚至精神上和我有了交往。要是我在固定的时间内不出现在那个芬坦卡附近，我相信，他会感到忧伤的。就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微微颌首示意，特别是在我们心情愉快的时候。不久前有一次，我们有两天没见面，第三天再碰到的时候，两个人不约而同都伸手去摘帽子，幸好醒悟得及时，才又放下手，恋恋不舍地相互擦肩而过。我常在大街上遇见的那些人住的房子我也都熟悉了。当我在街上走的时候，那一座座房子好象都涌到我跟前来，一个个窗口象一双双眼睛似地盯着我，差点没对我说：“您好，身体怎样？谢天谢地，我倒是挺健康的，可到了五月份又得在我上面加上一层。”或者说：“您身体好吗？明天有人要来把我修理一番。”要不就是：“我差点没招上火，可把我给吓了一跳。”如此等等。在它们中间，我找到一些可意的亲密朋友；有那么一座房子，建筑师要在这年夏天把它大拆大修。我就存心每天都到那儿去，祷告上帝把它保留住，别让人动它……到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忘记那座非常漂亮的玫瑰色的小房子。它是石头砌的，看上去非常可爱，总是那么殷勤和蔼地瞅着我，又不无自豪地瞅着自己那些笨头笨脑的伙伴，每回我偶尔从它身旁走过，总觉得心花怒放。没想到上个礼拜我上街时，一看我那位朋友——它发出了一种抱怨声：“他们把我给涂上一层黄颜色了！”这帮坏蛋！恶棍！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怜惜：不管是圆柱子，还是屋檐，我那朋友象金丝雀一样给涂成一抹

黄。这时候我止不住地简直要大发雷霆，直到现在也不忍心再去看一眼我那可怜的、被涂抹成天朝皇帝^①喜爱的颜色的朋友。

亲爱的读者，这一下您总该明白我是怎样熟悉整个彼得堡了吧。

我已经说过，整整三天，一种不安的心情折磨着我，而我还找不出它的原因。在街上我感到自己很不好受（这也没了，那也没了，它们都躲到哪儿去了？）——回到家里还是感到浑身不自在。整整两个晚上我觉得：我这个小天地里莫非缺了些什么？怎么在里面待着会这样不舒服？——我困惑不解地凝视着那四堵熏黑了的绿色墙壁，凝视着那曾经让马特列娜打扫得干干净净，如今又密布着蜘蛛网的天花板，我的目光在全套家具上扫来扫去，凝视每一把椅子，寻思着，有没有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如果有一把椅子不是象昨天那样放着，我便惘然若失）又打开窗户，怎么都是白搭……心里一点儿也没有变得轻松些！我甚至把马特列娜叫了来，给她一顿父亲般的申斥，问她为什么不掸掉蜘蛛网，屋子弄得这么乱糟糟的；但她只是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便走开了，这样一来，蜘蛛网直到现在还是无忧无虑地挂在原来那块地方。后来，就是说，直到今天清晨，我才悟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唉！都怨他们甩下我一个人溜到郊外别墅去了！请原谅我用了“溜”这个粗俗的字眼，但高雅的字眼我又不会用……一句话，所有原来住在彼得堡的人已经迁到或者正在迁往郊外别墅去；那些仪表堂堂的可敬的先生们正在我眼皮底下，雇上辆马车去找他们各自的同样可敬的

^①指中国皇帝。

父亲，后者在处理完日常事务之后已经先轻装去往郊外，钻进自己家族堆里去了；而那些过路的人脸上带着一副特别的神情，遇到所有熟悉的人几乎都那么说：“先生们，我只是路过这儿，两小时之后就出发往郊外别墅去。”要是碰上打开的窗户，一开始总是看到那纤细的、雪白的小手指在敲打着窗棂，接着就探出一个漂亮姑娘的小脑袋，她把买花的小贩招呼过去——这一回我立刻就猜到，她之所以要买这些花，不是为了用它们和春天一道来装饰这所闷气的城市住宅，而是为了把它们随身带走，带往郊外别墅去。这还不说，我还在一种特殊类型的新发现中取得成功：能够毫无错误地一眼就判断出，各个别墅里究竟都住着谁，尽管这些别墅样式相同。石岛和阿普杰卡尔岛上的居民以其待客的殷勤、服装的华丽和马车的精巧（他们就是乘坐这种马车进城的）而著称。帕尔戈洛夫和更远一点地方的居民们以其机智和洒脱一下子就会把你“迷住”；而克利斯朵夫岛的居民则以其无忧无虑的乐天派气质把你征服。我曾经碰上多少排成长串的马车行列，赶大车的懒洋洋地手里挽着缰绳，车上堆满家具，什么桌子啊、椅子啊、沙发啊，看上去简直象一座座小山，顶上常常端坐着一位把老爷的恩典看得比眼珠还宝贵的、身体糟透了的厨娘；我又曾经看到多少只沉甸甸地满载着家具的小船滑过涅瓦河或者芬坦卡的水面，驶往黑溪或者那些岛子上去，——马车和小船成十倍、成百倍地在我的眼前增多；就仿佛所有人都抬起身子走了，排了一字长蛇阵迁往郊外；就仿佛整个彼得堡要变成一座空城，这一来，我终于变得又是羞，又是恼，又是愁闷，去往郊外压根没我的份儿。我倒是愿意跟着每一辆马车走，跟着每一个仪表堂堂

的可敬的先生走；但没有一个人，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邀请我；就好像他们已经忘掉了我，就好像我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似的。

我久久、久久地徘徊着，由于习惯，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就这样不知不觉忽然走到城门附近。这一来我倒开心了，我绕过拦路竿，蹒跚在播完种的田野里、草地上，再不觉得疲倦，只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感觉到，灵魂里那种负担一下子给卸掉了。所有过路的人都那样殷勤有礼地注视着我，就差没向我鞠躬致敬：所有的人都象为着什么事而高兴似的，毫无例外地抽着烟卷。我也变得挺高兴，这可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就好像我突然来到了意大利——大自然的景色使得我这个病恹恹的、差点没让紧箍着的城墙憋死了的城里人感到如此惊奇。

我们彼得堡的自然景色也有着它难以名状的迷人的美。随着春天的到来，城市会突然变得生机勃勃，那如茵的绿草，那五光十色的鲜花会把它打扮得色彩斑斓……它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位面色憔悴的有病的女郎，您瞧着她，有时候带着怜悯，有时候带着同情，有时候甚至不屑一顾，但忽然间，完全出乎您的意料，她变得判若二人，变得那样地美；惊讶和陶醉于那迷人的美色的您，不由得问自己：什么样的力量会让这张苍白、瘦削的脸颊泛溢出红晕？什么样的力量会让这双忧郁、沉思的眼睛闪射出明亮的光芒？那副温柔、宁静的面孔为什么会变得这等热情洋溢？那对发育不全的乳房为什么会变得这等凸出丰满？青春的美、青春的力为什么会使姑娘的身躯不再显得干瘪羸弱？明亮的微笑、明亮的目光为什么会使姑娘的面庞象鲜花一样怒放？您环顾四周，您努力寻

找，您费尽思量……但这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也许，就在明天您又看到了象从前一样苍白的面孔；也许，就在明天您又看到了那忧郁、沉思的目光；也许，就在明天您又看到了那举止中流露出的驯顺、懦怯和悔恨，又看到了那由于自身美的夭折而引起的绝望、悲痛和懊丧……于是您惋惜那迷人的美色为什么竟这样快地一闪而逝，为什么它竟象幻影一样无情地把您欺骗——您还会惋惜，您竟未能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机来爱一爱她……

不管怎么说，夜晚对于我来讲要比白天更美！就因为下面发生的这件事。

很晚我才回到城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间十点钟。我走的是运河边上的那条路，这个钟点里这条路上早已经阒无人迹。实话告诉您，我当时是住在城市的偏远地区。我一边走，一边唱，感到自己很幸福，而一个没有朋友、没有好心肠的熟人的人当他觉得自己幸福的时候，嘴里总要哼哼点什么，因为没有人来分享他的幸福和欢乐。忽然间，就在这个时候，一桩意想不到的奇遇落在我的身上。

就在我身旁，紧挨着运河边站着一位女郎；她身子倚在铁栏杆上，凝神地注视着浑浊的河水。头上戴着一顶非常可爱的黄颜色的帽子，身上披着的那件黑色大斗篷使她显得更加娇媚。“这姑娘准长着一头黑发。”——我想。她好象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甚至当我心情紧张地屏住气从她身旁走过的时候，也一动不动。“奇怪！”我不禁想，“看样子，她准是全神贯注地在想着什么事。”忽然间，我停住脚步，象是被钉在那儿似的。我听到了低低的哭泣声。是的！我没弄错！姑娘在哭，过了一会儿工夫，还在一阵阵地抽泣。天

哪！我的心都紧缩起来。尽管我这个人在女人面前从来总是感到怯生生的，可这种事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我哪能不管！……我回转身来，朝着她走去，已经准备冲着她喊一声“小姐”——可转念一想，这个称呼在俄国描写上流社会的小说里已经使用过不知几千次。正当我犹豫着，考虑选择什么样的称呼时，姑娘已经有所察觉，环顾一下四周，醒悟过来，低下头，沿着堤岸从我身边轻轻地走过去。我立刻盯在她后边不放，她又发觉到这一点，便离开岸边的这条路，横穿过大街，沿着人行道直往前走。我有心想跟过去，可又不敢，心扑腾扑腾地直跳，象一只被逮住的小鸟，突然间一个偶然的时机帮了我的忙。

在那边的人行道上，离我不认识的姑娘不远的地方忽然出现一位穿燕尾服的先生，年纪看起来已经很不小，可举止却算不上庄重。他一边走，一边摇摇晃晃，还不时小心地把身子倚在墙上。姑娘象箭一样地走得飞快，看上去那么匆忙，又那么胆怯，就象那些在夜间行走、生怕有谁提出要送她们回家的姑娘们一样。当然那个步态蹒跚的先生说什么也不会得逞的，我的结局已经给他提供了一种先例和榜样。只见他一句话也不说，离开原来所在的地方，使尽全身力气，飞跑起来，追赶开那位我不认识的姑娘。姑娘走得象阵风，可那位比风还要快的先生还是追上去了，追上去了，姑娘一声喊叫——于是……我该感谢自己的好运道，这当口在我右手里正攥着一根偶然间拣来的棍子。我一下子出现在那边的人行道上，那位不知姓名的先生也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懂得我手中的那件东西不好对付，默不作声，收住脚步，直到我们已经离得很远的时候，才用一些听起来铿锵有力的术

语向我表示抗议。但他的声音传到我们这边来已经变得依稀隐约了。

“把您的手给我，”我对那位不相识的姑娘说道，“这一回他可不敢再纠缠我们了。”

她默默地把自己那只由于激动和恐惧还在不住颤抖着的手伸给我。啊！不知姓名的先生！这当口我该怎样感谢你！我朝她飞快地打量一眼：她长得非常可爱，一头黑发——是的，我没有猜错；不知是由于不久前的恐惧还是更早以前的痛苦，她那黑睫毛上面还闪耀着泪光。但唇间已经露出了微笑。她也在偷偷地打量我，脸微微发红，又低垂下眼睛。

“您瞧，当时您为什么要躲开我？要是还在那个地方待着，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那时候我可不了解您，还以为，您也是……”

“难道说您现在就了解我了吗？”

“多少有一点。噢，比方说，我就了解您的手为什么直发抖？”

“哎哟，一下子就让您给猜到了！”我惊喜不置地回答道，我的姑娘竟会这样聪明：聪明和美丽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好啊，您一眼就猜出来了，您是在和谁打交道。说真的，我在女性面前总是感到胆怯，我不想瞒您，我现在情绪的激动，不亚于一分钟以前的您，当那位先生恐吓您的时候……我现在不知怎么的有点怕。象做梦一样，可就连在梦里面也不会想到，什么时候我竟能和一位姑娘在一起谈话。”

“什么？真的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如果我的手在发抖，那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一只象您这样可爱的小手握过它。在女人面前我总感到非常

拘束；就是说，对她们从来也不习惯。我一个人过惯了，简直不懂得怎样跟她们说话。就连现在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在您面前说一些蠢话。请您跟我说话要尽可能坦率些；我向您保证，我不是爱见怪的人……”

“不，没什么，没什么，恰恰相反。如果您要求我坦率地说出我的看法，我倒可以告诉您，女人们喜欢这种胆怯；如果您还想知道得更多一点，我可以再告诉您，我也同样喜欢它，直到我到家的时候为止，我不会赶走您的。”

“您就这么对待我吧，”一阵狂喜使我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开始说道，“这一来我立刻再不会感到胆怯，也再不需要耍什么手段了。”

“手段？哪些手段，为什么要手段？您这些话说得可就不好了。”

“对不起，我不这么说了，这回是脱口而出；可您在这样的时刻就不喜欢让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愿望吗？……”

“喜欢。怎么啦？”

“那就好；您，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行行好让我这样做吧。您猜，我是个什么人！我今年已经二十六岁了，可从来还没有结交任何人，哎，该怎么说呢？我该怎样把话说得恰如其分，让人乐意听呢？把话说得更坦率一些，更直捷些，可能对您更有好处……当内心深处有话要往外说的时候，我无法使自己沉默。不过，反正都一样……您是否相信，我还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打过交道，从来没有！我也没有一个熟人！只是每天都在幻想着，总有一天我会碰上个谁，要是您能知道，有多少回我在用这种方式来爱该多好！……”

“爱！究竟爱谁？……”

“谁也不爱，只是爱脑子里的、梦里见到的那一位。我在脑子里构思了整整好几部小说。哦！您要是能了解我该多好啊！说真的，别说我没有碰到过两三位，但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女人啊！家庭主妇，外加上……说起来让您好笑，我就来告诉您，有多少回我想……干脆说吧，想和一位贵族女子说话，当她一个人在街上走着的时候；想把话说得彬彬有礼，充满热情，而又让她感到我自己有多么胆怯；想告诉她，要是她把我撵走，我会孤零零地死去的；想告诉她，我没有任何办法去结识任何一个女人；还想感动她，让她明白哪怕是出于女性的义务，也不能拒绝象我这样一个不幸的人的胆怯的请求。最后，我还想告诉她，我的全部请求只是在于让她对我说上两句充满同情、充满手足情谊的话，不要一下子就把我撵走；还想让她相信我说的话，让我把想说的话说完，要是她愿意，把我嘲笑一番也可以，只是一定让我能指望她对我说那两句话，就两句，说完之后她就是永远不再见我也行！……瞧，您笑了……可我正是为了让您笑话我才说这些的……”

“您可别恼我；我之所以笑，是笑您自己成了自己的敌人，如果您想试试，很可能会成功的，哪怕这种事发生在大街上；事情没您想的那么复杂……没有一个好心的女子，——除非她很愚蠢，或者在这种时刻正为某桩事特别气恼——她会不说那两句您央求她说的话而把您打发走……至于说到我，我会把您当做疯子。我这个人爱自己来做判断。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怎样生活的，我自己知道得很多。”

“啊，谢谢您！”我喊道，“您不会知道，您现在说的话对我有多大用处！”

“是吗？太好了！不过，请您告诉我，您怎么会知道，我是这样一种女人，这种女人……噢，这种女人会引起您注意！会被认为值得您献出您的友谊……一句话，不是象您所说的那种家庭主妇。您当时为什么要走近我？”

“为什么？为什么？您当时是一个人，那位先生又过分大胆，再说，这是在夜间。您自己也会同意，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不，我说的时间还要早些，是在马路那边。难道您不是从那时候起就想朝我走过来的吗？”

“马路那边？说真的，我真不知道怎么来回答您；我怕……您知道吗，我今天很幸福；一边走，一边唱；我到城外去过；这样幸福的时光我还从来没有过。您……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噢，请原谅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感觉到，您当时是在哭，于是我……我这个人就是听不得别人的哭声……一听到这种声音就觉得心脏都收缩起来……啊！我的天！嗯，是啊，难道我就不能分担您的忧愁？难道我把自已那种兄弟般的同情给予您就是一种罪过？……请原谅，我说的是同情……一句话，难道我不由自主地想朝着您走去，对您来说就是一种侮辱？……”

“够了，请您打住，别再说下去了……”姑娘一边说，一边低下头，握紧我的手。“是我自己不对，不该提到这一点；不过我也很高兴，我没有把您看错……好啦，我已经到家了；我的家就在这个巷子里，走两步就到……再见，谢谢您……”

“难道这样，难道我们就这样永远不能再见面了？……难道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瞧您，”姑娘笑了起来，说道，“您一开始只需要两句话，可现在……好啦，我也不想再对您说什么了……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明天我还到这儿来，”我说，“哦，请原谅，我这是在要求……”

“是啊，您太着急了……您几乎要求……”

“请您听着，听着！”我打断她的话。“要是我又向您说出类似这样的话，请您原谅……是这么回事：明天我不能不到这儿来。我是个爱幻想的人，真实的生活对我说来是这样缺少，所以象现在这样的时刻就被我看得非常宝贵，我不能不在自己的幻想中经常重复它。我会整夜、整星期、整年地幻想着您。明天我一定到这里来，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点，就在这个时间。当我回想起今夜晚的时候，我将是幸福的。这个地点对于我来说已经变得非常可爱。在彼得堡，这样的地点我已经有两三处。我甚至有一回因为回想它们哭了起来，就象您……说不定，十分钟前您也许同样是因为回想起什么来才哭的吧……不过请原谅，我又忘了；也许，您在这里曾经有过一段特别幸福的时光……”

“好吧，”姑娘说道，“明天我也许会到这儿来，也是在十点钟。看来，我已经没法再阻止您了……不过，话得说清楚，是我自己要来这儿的。您可别认为，我是在和您约会；我还得再提醒您，我是因为自己才到这儿来的。就是说……好吧，我不妨坦率地告诉您：您要是来，也无所谓；还可能发生象今天这样不愉快的事，不过，这是另一码事……一句话，我不过是想看到您……好向您说您需要的那两句话。您现在会不会指摘我，认为我是轻率地在跟您约会……”